揅經室集

詁經精舍策問

兩漢學行醇實尙近于春秋列國之時漢末氣節甚高黨禍橫決激而爲放達流而爲老莊爲禪釋宋儒救之取學術中最尊者爲性理至明儒學案紛紛矣惟考列國時孔曾游夏諸聖賢及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孝經論語者皆爲處世接物之庸行非如禪家道于虛無也卽如仁義禮讓孝弟忠順等語與孝經各章事事相通語語相合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語實爲聖門微言恭

春秋時學行惟孝經春秋最爲切實正傳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于春秋學行尚未大爲發明本部院拙識所及首爲提倡諸生如不鄙其庸近試發明之以成精舍學業焉

石刻孝經論語記

六經皆周魯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孔子之學於何書見之最爲醇備嫩則孝經論語是也孝經論語之學窮極性與天道而不涉於虛推極帝王治法而皆用平中詳論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歸於實

所以周秦以來子家各流皆不能及而爲萬世之極則也孝經論語皆孔門弟子所譔而弟子之首推者曰顏曰曾顏子之學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何朝覲聘射冠昏喪祭凡子臣弟友之庸行帝王治法性與天道皆在其中詩書即文也禮也易象春秋亦文也禮也其餘言存乎大學中庸諸篇大學中庸所由載入禮經者以此其事皆歸實踐非高言頓悟所可掩襲而得者也曾子之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實政實行故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歟孝經之學兼乎君卿士庶以及天下國家曾子十篇皆由此出其實皆盡人所同之庸行忠恕而已故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謂一貫者貫者行也事也言壹是皆身體力行見諸實行實事也初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貫之訓行事見于爾雅漢詩與仍舊貫無二解也若謂性道之學必積久之後而頓悟通之則孔子十五志學以後學與年進未聞有不悟之時亦未聞有頓悟之日也顏

曾所學於孔子者如此其餘諸賢可以類推之然則集古聖大成之道者莫如孔子傳孔子之道最近而無偏無弊者莫如諸賢孔子諸賢之言所載之書莫如孝經論語然則今之孝經論語儒者終身學之不盡太極之有無良知之是非何暇論之古本孝經不可見惟漢石經論語殘字厪有存者金匱國子監學生錢泳好學善隸書敬書孝經論語二經刻之石且博訪通人定其隸法文字泳刻將成欲歸其石於曲阜孔子宅樹石於壁以貽後之學者屬元記之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十三經義疏周禮可謂詳善矣賈公彥所疏者半用六朝禮例于禮樂軍賦諸大端皆能引據明贍所考證者多在九經諸緯而于諸子百家之單詞精義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讀之異同漢制之存亡漢注之奧義皆未能疏證發明之我朝惠半農先生家傳漢學所著禮說十四卷實足補賈氏之所未及此書雖經鏤板而行世甚少余于丁未年在京師廠肆購得一帙反覆讀之服其精博無比後爲友人借去未歸至今深憶之戊午夏吳縣友人江貢廷持一帙見示則上海彭純甫所新刻本余喜插架之可備且一時同

學皆得讀之也因爲序之余昔有志于撰周禮義疏以補賈所未及今宦轍鮮暇惜難卒業如有好學深思之士據賈氏爲本去其謬誤及僞緯書擇唐宋人說禮之可從者加以惠氏此說兼引近時惠定宇江愼修程易田金輔之段若膺任子田諸君子之說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則此書之成似可勝于賈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者彭君家貧好古多讀書聞此書之刻貲皆出館穀何其賢也

胡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元幼學易心疑先後天諸圖之說庚子得毛西河先

生全集中河圖洛書原舛篇讀之豁然得其源委友人歙淩次仲廷堪謂元曰子知西河之辯易未見吳興胡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尤詳備也元識之求其書不可得繼在京師見

四庫館書目錄之曰其書一卷辨河圖洛書二卷辨五行九宮三卷辨參同契先天圖太極圖四卷辨龍圖易數鉤隱圖五卷辨啟蒙圖書六卷七卷辨先天古易八卷辨後天之學九卷辨卦變十卷辨象數流弊引据經典原原本本于易學深爲有功元向往益切丙辰視學至吳興始求得讀之蓋距所聞已十六

年矣姚聞道之甚遲喜斯編之未泯亟命其家修板
刷印廣爲流傳以貽學者因益識其事于篇首至其
辨圖大畧則萬季野先生敘言之已盡茲不贅論

漢讀攷周禮六卷序

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
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
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
葢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言韻者多
矣顧詩三百篇人人讀之而能知三百篇之韻者或
未之有也說文解字一書人人讀之而許氏全書之

例未之知則許之可疑者多矣訓詁必宗漢人漢人
之說經傳也或言讀爲讀曰或言讀如讀若或言當
爲作義疏者一切覩之學者槪謂若今之音切而已
其誣古不亦甚哉
聖朝右文超軼前古淳氣鬱積金壇段若膺先生生
於其間揅摩經籍甄綜百氏聰可以辨牛鐸舌可以
別淄澠巧可以分風擘流其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
可得而言也其言古音也別支佳爲一脂微齊皆灰
爲一之咍爲一職德者之之入術物迄月沒曷末黠
鎋薛者脂之入陌麥昔錫者支之入自唐虞至陳隋

有韻之文無不印合而歌麻近支文元寒刪近脂尤幽近之古音今音皆可得其條貫此先生之功一也其言說文也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部之中次第以義相屬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形古音訓釋者古義也象某形從某某聲者古形也云某聲云讀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也其引經傳有引以說古義者以轉注假借分觀之如商書曰至於岱宗柴詩曰祝祭于祊說之之本義也如商書曰無有作𢻮周書曰布重莧席說假借此字之義也有引以說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艸木麗于地說

蘢從艸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說豐從亾 豐之意易曰突如其來如說去從倒子之意易曰先庚三日說庸從庚之意是也有引以說古音者如𢦔讀若詩施古濊濊㣻讀若予違汝弼是也學者以其說求之斯說文無不可通之處說文無不可通之處斯經傳無不可通之處矣此先生之功二也至若漢讀攷敘例謂讀如主於說音讀爲主於更字說義當爲主於糾正說字如若比方之詞爲者變化之詞當爲者糾正之詞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之本字讀爲必易其字故下文乃用所易之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

讀如無讀爲說經傳之書則必兼是二者自先生此言出學者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得醒不至如冥行擿埴此先生之功三也蓋先生於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爲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爲之法又可知而一行作吏卽引疾養親食貧樂道二十年所矣其諸所得於已者深歟先生說經之書尚有毛詩訓故傳微毛詩小學古文尚書撰異皆深識大源不爲億必之言行將盡以餉學者云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元居在江淮間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若興化顧進士文子（九苞）李進士成裕（惇）劉廣文端臨（台拱）任侍御子田（大椿）王黃門石臞（念孫）汪明經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承手有所受丁未戊申間元在京師見任侍御相問難爲尤多侍御卒後所著弁服釋例傳之弟子山陽汪祭酒瑟菴（廷珍）蕭山王進士畹馨（紹蘭）從祭酒手錄以歸其兄進士轂塍（宗炎）亦邃於經爲吳會宿儒乃手校訛舛寫以付梓問序于元元謂侍御早年以詞學名世繼乃專研經史與修

四庫書書之提要多出其手所輯呂忱字林深衣釋

例諸書已付刻茲袠釋弁服所用之例以五禮區之凡百四十餘事綜覽經疏史志發微訂訛燦然經緯畢著矣侍御吾鄉先進也瑟菴晚聲吾友也今得穀塍校成之學者傳習不墜元序之奚敢辭

張皋文儀禮圖序

儀禮圖六卷張編修惠言之所述也編修字皋文武進人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充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方以學問

文章受知于
朝不幸早卒予舉于鄉與編修爲同榜其舉進士乃
予總裁會試所取予知之也久故序而論之編修幼
孤家至貧母姜孺人撫以成立及長修學立行敦禮
自守性剛而廉貌若和易而中不可干其爲人勤于
事親友于弟睦于族婣鄉之善士無勿友也與人𣸸
而後交交者必端凡爲其友者無不稱之敬之其爲
學博而精旁挾百氏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居母孺
人憂喪祭法儀禮爲時所推嘗遊京師大名杭歙間
及官京師弟子先後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其所著有

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辯儀禮圖說文諧聲譜墨子經解握奇經正義靑囊天王通解及文集四編詞一編凡十六種編修既精治易禮所著以周易虞氏義儀禮圖爲最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予已刊行之惟儀禮圖六卷今年春始得于武進董君處見其手錄本董君名士錫編修之高弟子卽編修之文夫也因屬董君校寫刻之于板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後儒以進退揖讓爲末節薄之不

講故言朝則昧于三朝三門言廟則闇于門揖曲揖言寢則眩于房室階夾言堂則誤于楹間階上辨之不精儀節皆由之舛錯而不可究非其蔽歟宋楊復作儀禮圖雖禮文完具而位地或淆編修則以爲治儀禮者當先明宮室故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諸儒之義斷以經注首述宮室圖而後依圖比事按而讀之步武朗然又詳考吉凶冠服之制爲之圖表又其論喪服由至親期斷之說爲六服加降表貫穿禮經尤爲明著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叔孫通爲緜蕝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

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即徐生之頌乎

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南城王君實齋聘珍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于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傅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于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于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

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撝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溪先生得識王君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爲有古人風無南人浮競之習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于元元更出元素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已所校者衡量之加以弃取别爲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善乎

春秋公羊通義序

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貢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

夏口說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為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衆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說者既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與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絕學矣我

朝經術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顨軒先生思述祖志則從事

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絕學凡漢晉以來之治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志通公羊往往為公羊疢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橫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汸最為近正何氏體大思精然不無承訛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有數事焉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

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陷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謂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從之其不同二也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

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據間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一家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是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

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擢春秋之失指篤生文孫使明絕學哉元爲聖門之甥陋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已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已之說傅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

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

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

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患

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卽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

大淸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

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序于桂林行館

孔檢討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序

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釁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

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溷淆，古字更僻，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逕漸闢。曲阜孔編修顨軒乃博稽羣書，參會衆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明於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編修之嗣昭虔得觀是書，編修之弟廣廉付刻，元爲序之。元鄉亦曾治是經，有注有釋，鄙陋之見與編修間有異同。今編修書先行，元寫定後再以質之當世治經者。

焦里堂循羣經宮室圖序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

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校二十三
篇皆于衆說分賾尋亘齟齬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
之圖所不能詳者復爲圖爲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
刱而適得夫經之意或其所解似新而適符乎古之
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
舊學侶或致疑焉余以爲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
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
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
工戈戟鍾磬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違而證之於古器
之僅存者無有不合通儒碩學咸以爲不刊之論未

闡以遠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爲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爲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有考工記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爲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淩次仲移書爭之元謂里堂所抒者心得也次仲所持者舊說也昔許氏爲五經異義而鄭君駁之何氏爲公羊墨守而鄭君發之究之各成其是於叔重邵公無損也里堂以藁本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落無以益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

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爲然乎否耶

與臧拜經庸書

皋陶謨撻以記之以下七十四字或疑亦僞孔所增由淵如觀察暨足下所說推之元竊未敢定也葢所以疑之者其大端有五一則史記夏本紀敘此經文于侯以明之下直接禹曰俞無此七十四字也一則馬鄭逸經注絕無此七十四字注也一則說文引撻以記之爲周書也一則鄭注鄉射取扑但引尚書扑作敎刑不引撻以記之也一則公羊疏稱敷奏以言三句爲逸書也按史記引尚書本有刪節之處不獨

此七十四字爲僞然即如皋陶謨一日二日萬幾天敘有典等二十餘句亦未引之故史記所未引未可以爲本無此七十四字之確據僞孔但能割堯典爲舜典割皋陶謨爲益稷無他技也舜典首二十八字并僞孔亦不能造直至姚方興始僞獻于朝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如果僞孔增出七十四字當年朝議無論是之非之但必有及之者六朝以來不容絕無一語及之也馬鄭逸注或有或無本難深據況其存者多出史記注中今史記既無此段書文則注亦因之而佚矣說文撻古文達引周書達以記之段氏若膺已

謂从虍乃从夂之訛周乃虞之訛既可訛夂爲虍寧不容訛虞爲周也元且謂虞即虞字上半所由致誤也儀禮鄉射經文但有扑字本無撻字鄭之但引扑作敎刑不引撻以記之宜也公羊何休學引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明是虞書而徐彥疏誤爲逸書如果逸書一語出自何氏尙有可疑若徐氏直刊本之誤耳春秋繁露潛夫論皆漢人之書其引車服有庸皆連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二句若以此二語爲說堯典者之詞亦無確據且僞孔苟作僞則擬服賦納頌見新異曷不用之而反棄誰

代疇用庶代試也其餘小節不必置詞惟此五疑究無確據經文至重未敢輕議且俟異日或者再有所考見何如

與洪筠軒頤煊論三朝記書

孔子三朝記七篇與論語竝重今世以其文字艱深莫之學夫孔子之言之存于世者無多豈可不發明以觀聖道哉今子注之甚善余紬繹之有疑而爲解之者爲子列之千乘篇記曰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元謂易事謂變易政事假名謂假人名器重食謂增食采邑此皆指魯三家之弊記曰立有

神則國家敬此仍是鬼神之神與四代篇昭有神明之義同記曰誘居家室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妖元謂誘讀如吉士誘之誘誘進也君子卽詩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若子女自專則爲姦此記文八節與周禮秋官士師八成相應此一節屬周禮邦汋汋當讀爲媒妁之妁由記文推之可見鄭司農注周禮爲斟酌刺探尙書事之誤此邦汋如今律之姦律周禮列在賊盜之前三朝記列在盜之後賊之前甚明晰也四代篇記曰如艾而夷之艾讀如刈斷草也夷平也虞戴德篇記曰黃帝慕修之莭乃纂字之訛纂繼

也記曰開開施教于民古記中東有開明推之凡記中開字應見皆啟字漢人避諱所改也小辨篇記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元謂順與訓通卽爾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詁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少閒篇記曰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戮當爲句不得以疾死死當爲句故字屬下以千乘篇亦有民不得以疾死之文下亦有故字也凡此數事致之子以爲何如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十三篇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

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元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覼縷者也易之爲書最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攟摭爲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尚書之比

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攷證而已 臣元於周易注疏

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
本經注疏合本儳校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
之爲書九卷別校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
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
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眞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
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
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
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衞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衞包以
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
今文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

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蕤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斁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覯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閒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

所[illegible]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

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贋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臣於尚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并及釋文臣復定其是非且攷其顚末著於簡首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

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詩書可攷者大約
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
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
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
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
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
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
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
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
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

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盡一自唐後至今鋟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盩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

定不可易者矣

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屋壁閒劉歆始知爲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衆皆以周禮解詁著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爲周禮注蓋經文古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祕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閒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爲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爲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既定而大義乃可言矣

說皆在後鄭之注唐賈公彥等作疏發揮殊未得其旨臣元於此經舊有校本且合經注疏讀之時闚見其一二因通校經注疏之譌字吏屬武進監生臧庸蒐校各本并及陸氏釋文臣復定其是非凡言周制言漢學者容有藉於此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轖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

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潤色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

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

用鄭氏家法也

小戴禮記隋唐志竝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鐫本今僅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閒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

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爲非如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旣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遷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譌字四千七百

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犂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眞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添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鋟板京師者乃贋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臣舊校本及新得各本攷其異同臣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嘗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祗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卽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

壁中有春秋經文為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與於賈逵服虔董遇鄭衆潁容諸家杜預因之分經比傳為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流傳閒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敏等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

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
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
元間吳興沈中賓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陋
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
校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最爲
善本而畢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
者元和陳樹華郎以此本徧考諸書凡與左氏傳經
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
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夐然不同然亦間有可
采者臣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駁思爲諟正錢塘監生

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并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捃摭共爲校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縣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冀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今傳焉子都爲景帝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載

宏序佴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何休爲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謚例公羊傳條例尤邃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晉王接以爲乖硋大體非過毀也公羊傳文初不與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世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氐漢後人爲之而唐開成始取而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

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逌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臣舊有校本今更以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臣爲訂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記十一卷釋文校勘記一卷後之爲是學者俾得有所考焉

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

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癈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並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佼爲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是事或傳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麋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晉書范傳云徐邈復爲之注世亦偁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

得以捃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袟今所傳本未審合并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竝釋豈即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爲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綸錯出學者患焉康熙間長洲何煌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注殘本宋單疏殘本竝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寶貴 臣曾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譌 臣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記十二卷釋文校勘

記一卷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臣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鑿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卽存不過如尙書之僞傳決非眞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

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説因藉捃摭以僅存而當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尚未失其眞學者舍是固無繇闚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臣元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竝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臣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挍勘記一卷

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今則三家邨書塾趨不讀者文教之盛可云至矣爾雅注郭氏後出不必

精審而從前古注之散見者通儒多愛惜擴拾之若近日寶應劉王學武進臧庸皆采輯成書可讀邢昺作疏在唐以後不得不綷唐人語為之近者翰林學士邵晉涵改弦更張别為一疏與邢並行時出其上顧邢書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譌舛日多俗間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臣元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元槧雪窗書院爾雅經注三卷宋槧爾雅邢疏未附合經注者十卷皆極可貴授武進監生臧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臣復定其

是非爲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上中下三卷各分上下卷）後之讀是經者於此不無津梁之益陸德明經典釋文此經爲最詳仍別爲校訂譌字不依注疏本與經注相淆若夫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典合者轉寫多歧之故也有不與說文解字合者說文於形得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也此必治經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校勘之餘所能盡載矣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

詁訓無所發七篇之微言大義藉以可推且章別為
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闢一例功亦勤
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為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
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
擬他經為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
處全鈔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
邵武一士人為之者是也又盡刪章指矣而疏內又
往往詮釋其所刪於十三卷自稱其例曰凡於趙注
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弃之而不
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

已疏之紕繆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逸莫能諟正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瑩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也蘇吳寬毛扆何焯何煌朱奐余蕭客先後傳校迄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鋟版於是經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臣爲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校勘記十四卷章指及篇敘既學者所罕見則偕識之音義亦校訂附後俾

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曰本孟子考文所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莫能舍是矣

福謹案是書及序皆呈進蒙

收覽尚有進呈摺子失其藁

浙江圖考上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迹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浙江轂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省往來吳越閒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迹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箸述多攷三江而終未實發之子乃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攷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

江由江寧鎭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今塘棲析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禹貢不出南江之名者爲江之正流不比北中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淸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

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即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說文江浙相通之浙水迴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暮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樁石濟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

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即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棲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眞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詁經精舍於西

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於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之士奚翅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也問以浙江究爲何水鮮不誤舉也若非許氏說文浙漸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尚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迹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爲功豈不甚鉅囿宜爲潛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嘉慶七年撰于杭州使院

此處漢不置縣

海陵置江海會祠可知此地已瀕海矣

有江海會祠

海陵

北江

毘陵

此處漢不置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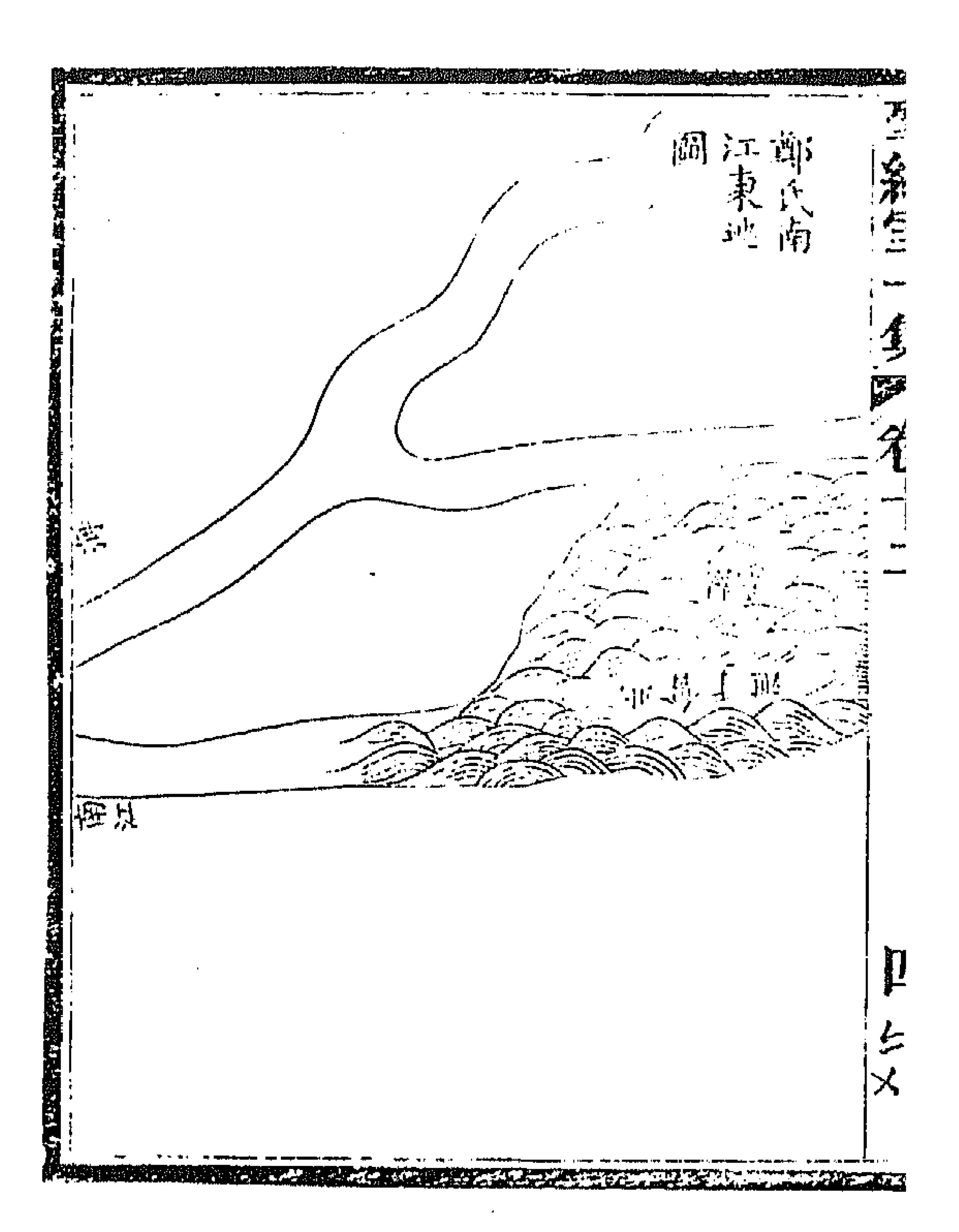
故鄣

此處漢不置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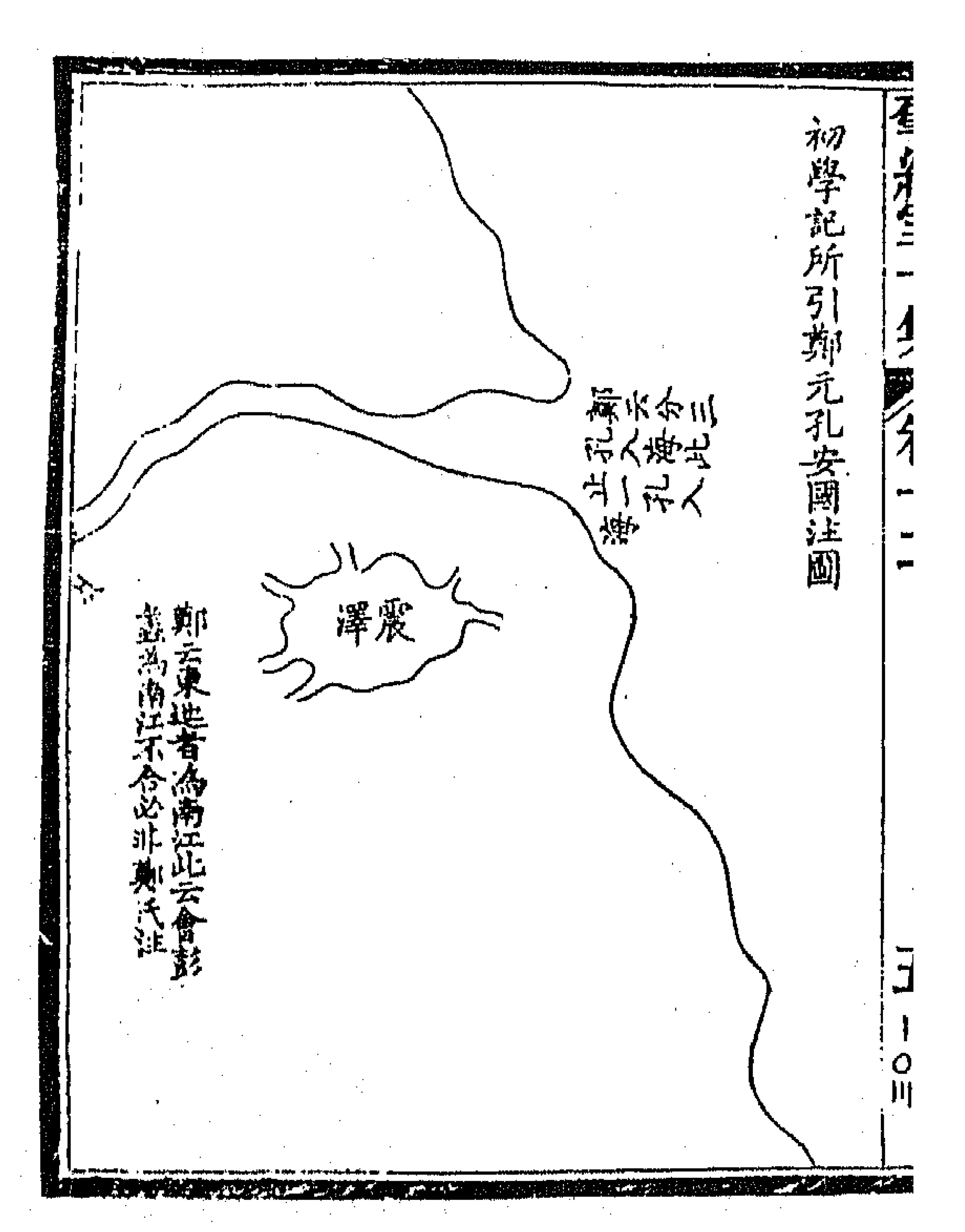
錢唐

禹貢三江總圖

廬江


鄭氏南江東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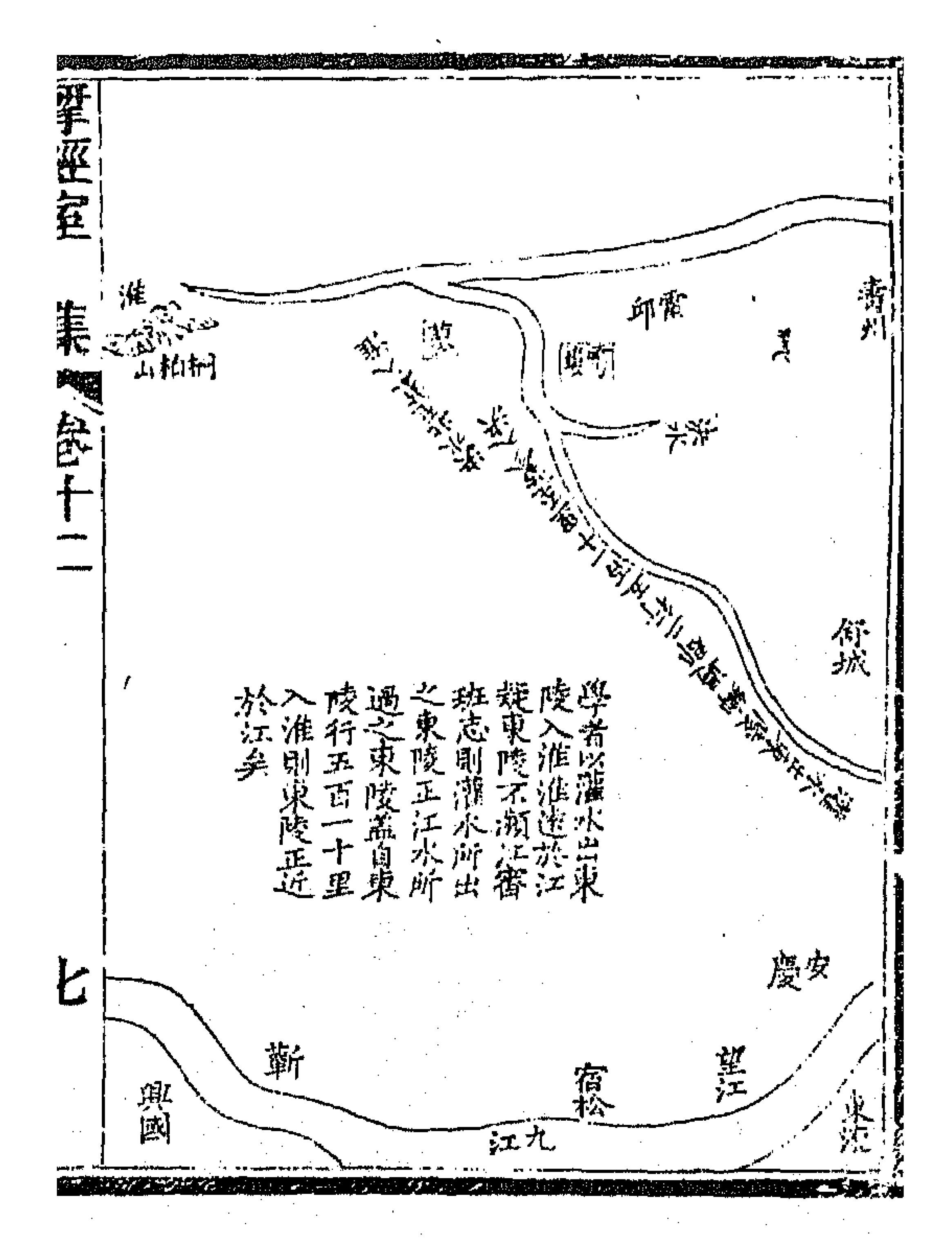
過九江
至于東陵
東迤
東迤北會為
東匯澤為彭蠡
匯回也
漢與江鬭
轉東成其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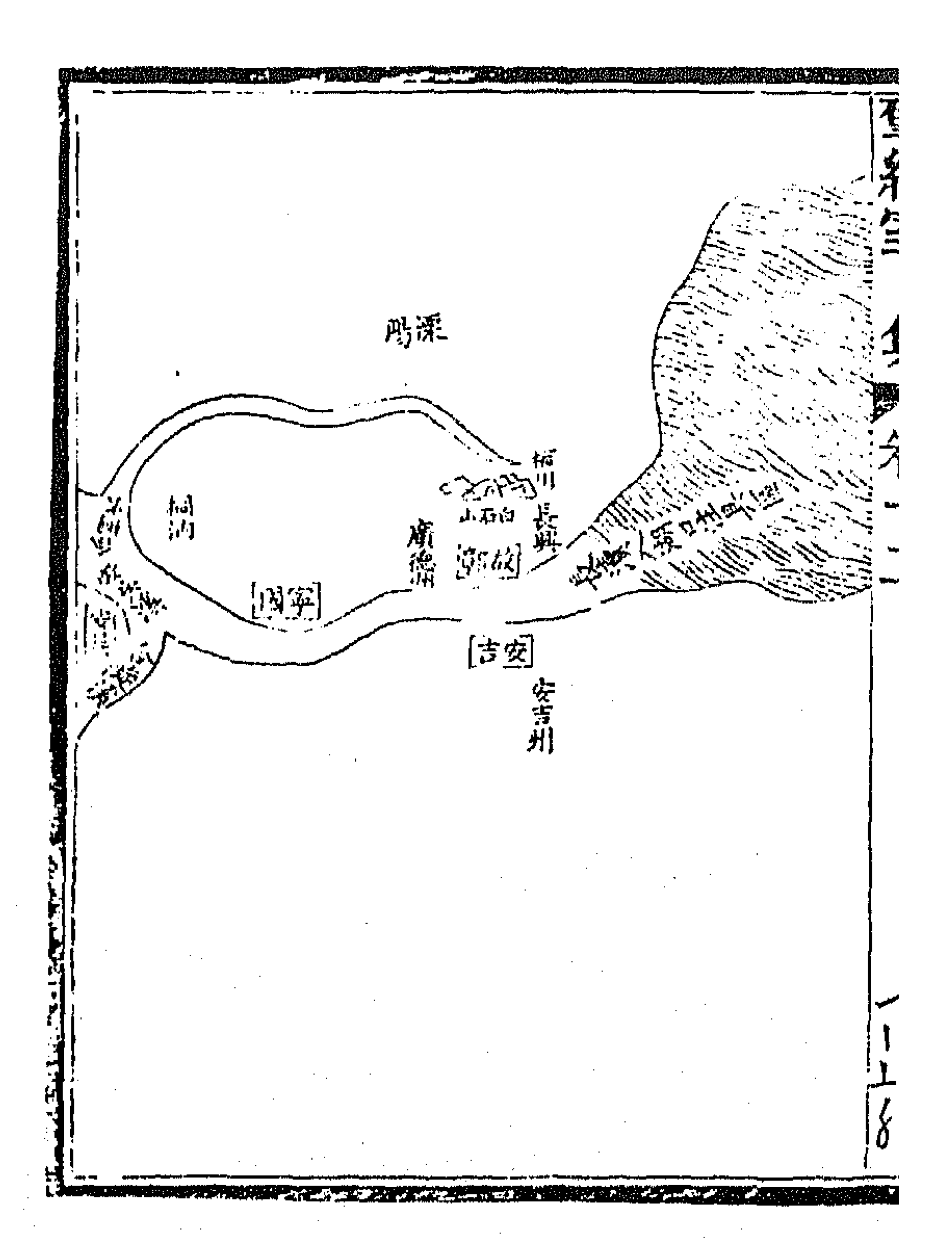

初學記所引鄭元孔安國注圖
震澤
鄭云東迆者為南江此云會彭
蠡為南江不合必非鄭氏注


鄭云分於彭蠡爲三孔此
云至彭蠡與南北入江言
分一言合此必非鄭氏注
彭蠡
彭蠡在南何得言
北會鄭氏明斷東
迆爲何則必不以北會
于滙爲會彭蠡也或斷經文
東迆北爲句此處亦非東迆北然
鄭氏自以東迆二字爲句耳

東陵東地圖

漢志廬江郡下注金蘭縣是漢初曾立此縣後乃改為舒耳鵲岸在舒知金蘭縣即在於江之洲渚矣


學者以灌水出東陵入淮淮達於江疑東陵不瀕江審班志則灌水所出之東陵正江水所過之東陵蓋自東陵行五百一十里入淮則東陵正近於江矣
淮
桐柏山
霍邱
壽州
舒城
安慶
蘄
宿松
望江
東流
興國
九江



溧陽
桐川
白石山
長興
廣德州
故鄣
寧國
安吉
安吉州

酈道元南江入具區圖

涇水出蕪湖

南陵

青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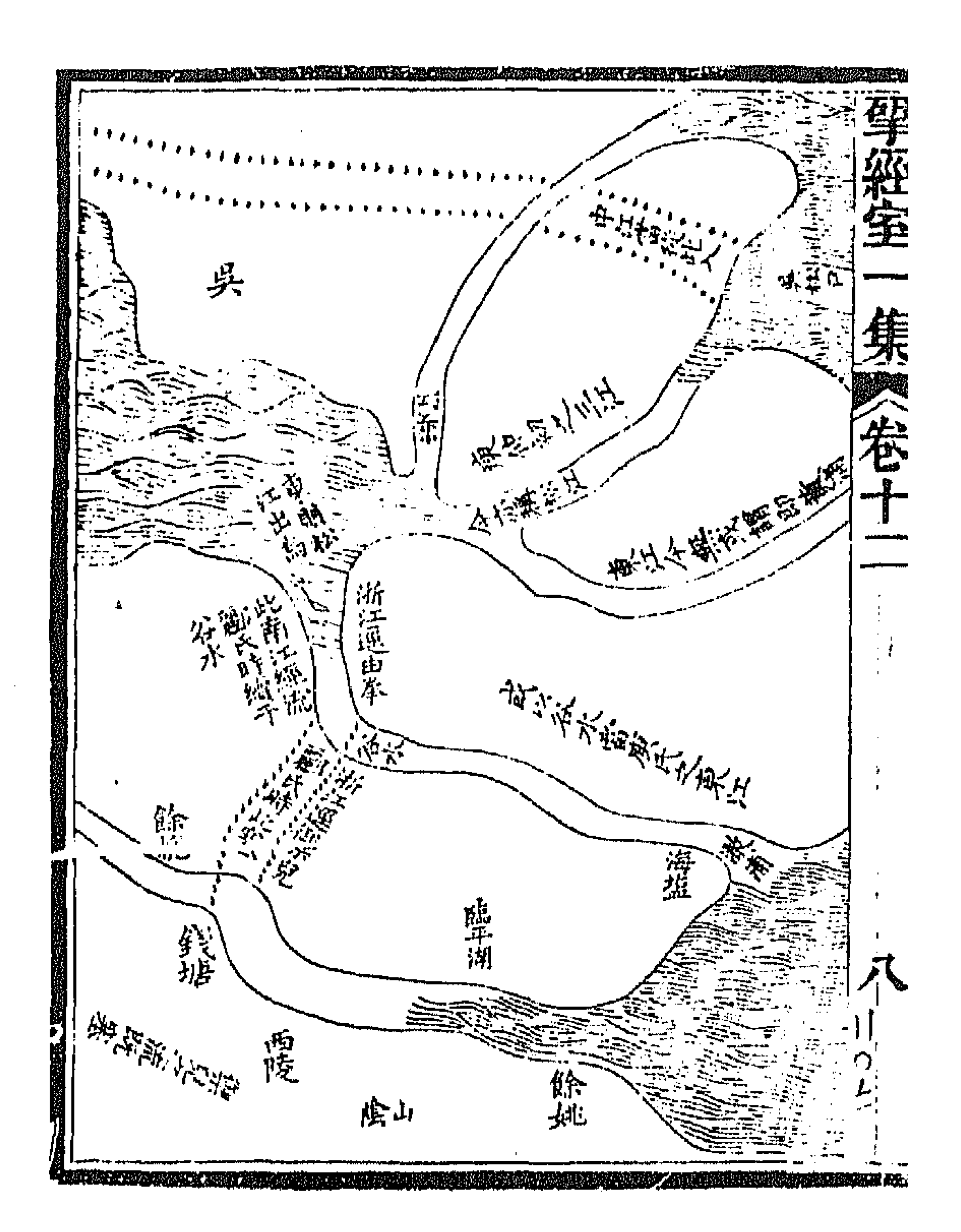
臨城

郎山

陵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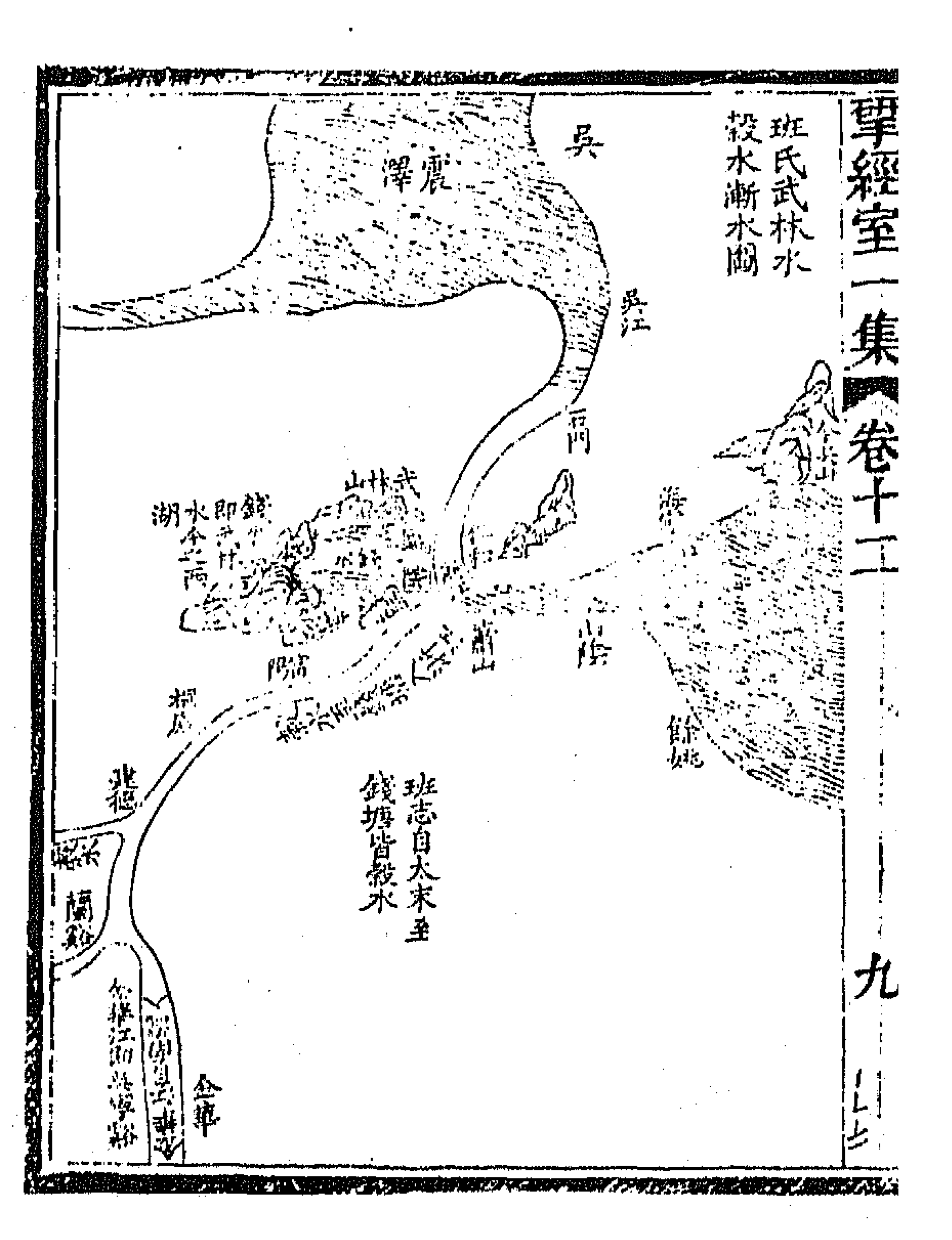
涇縣

淮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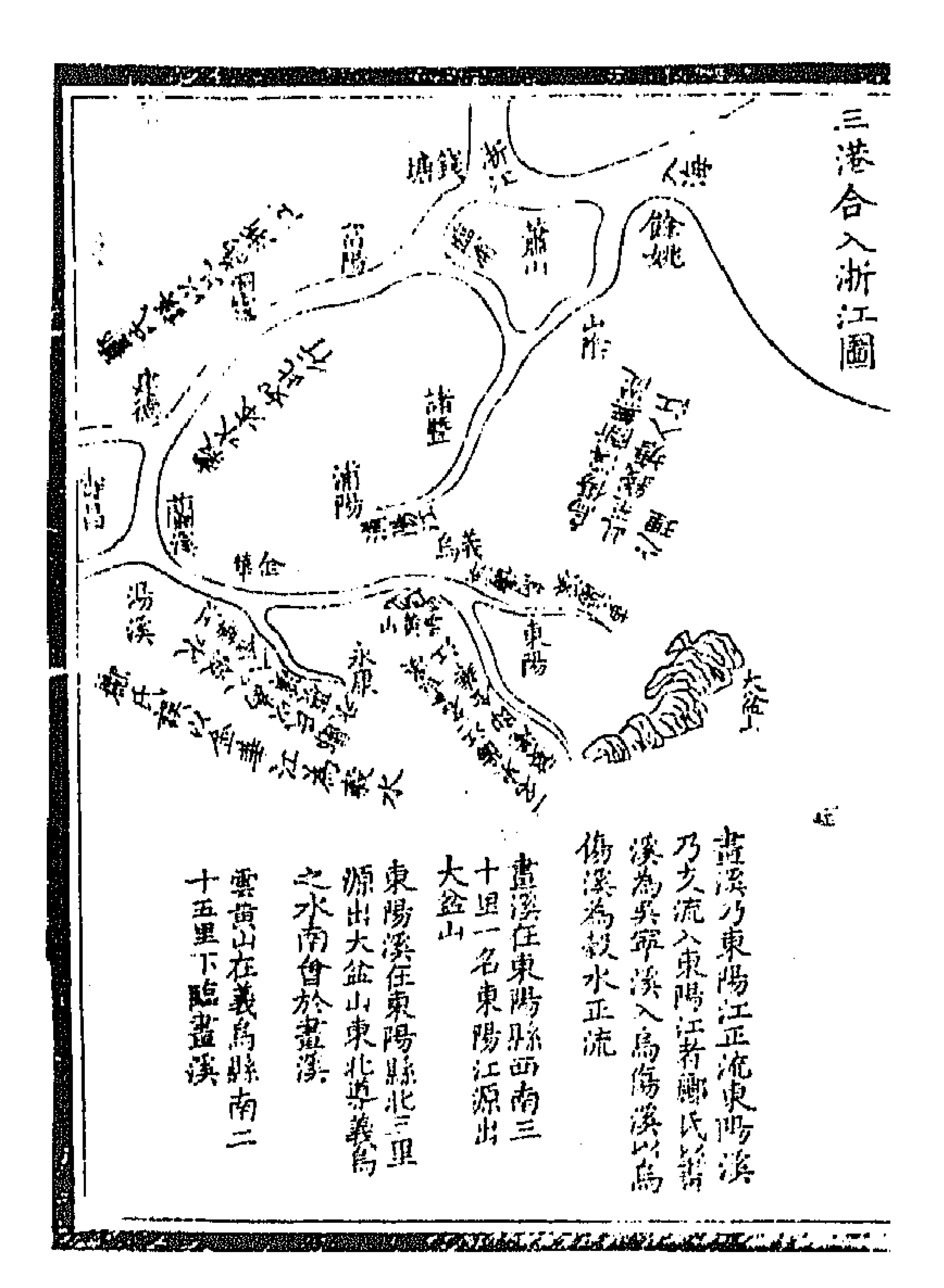

吳
浙江逕由拳
臨平湖
海鹽
錢塘
西陵
山陰
餘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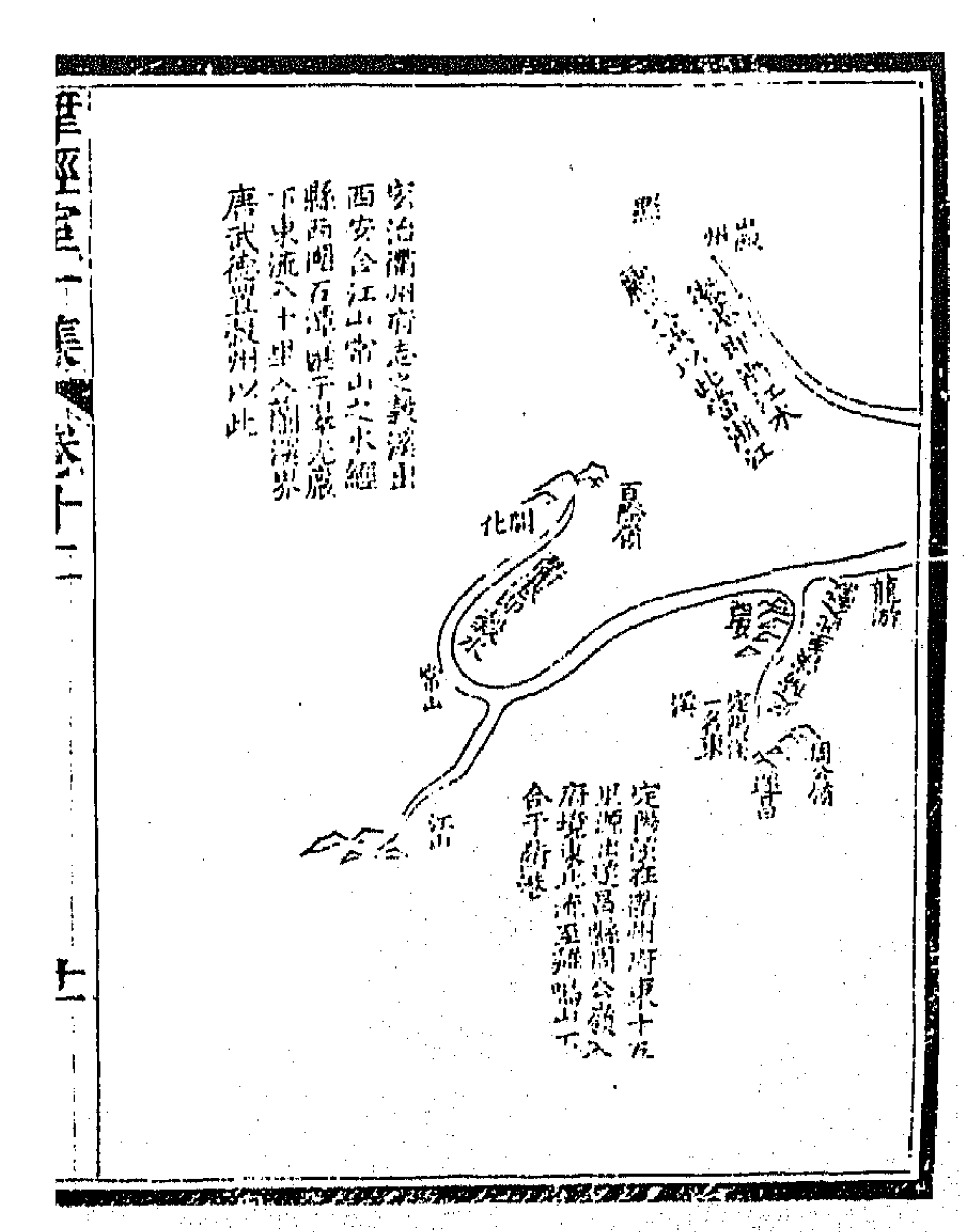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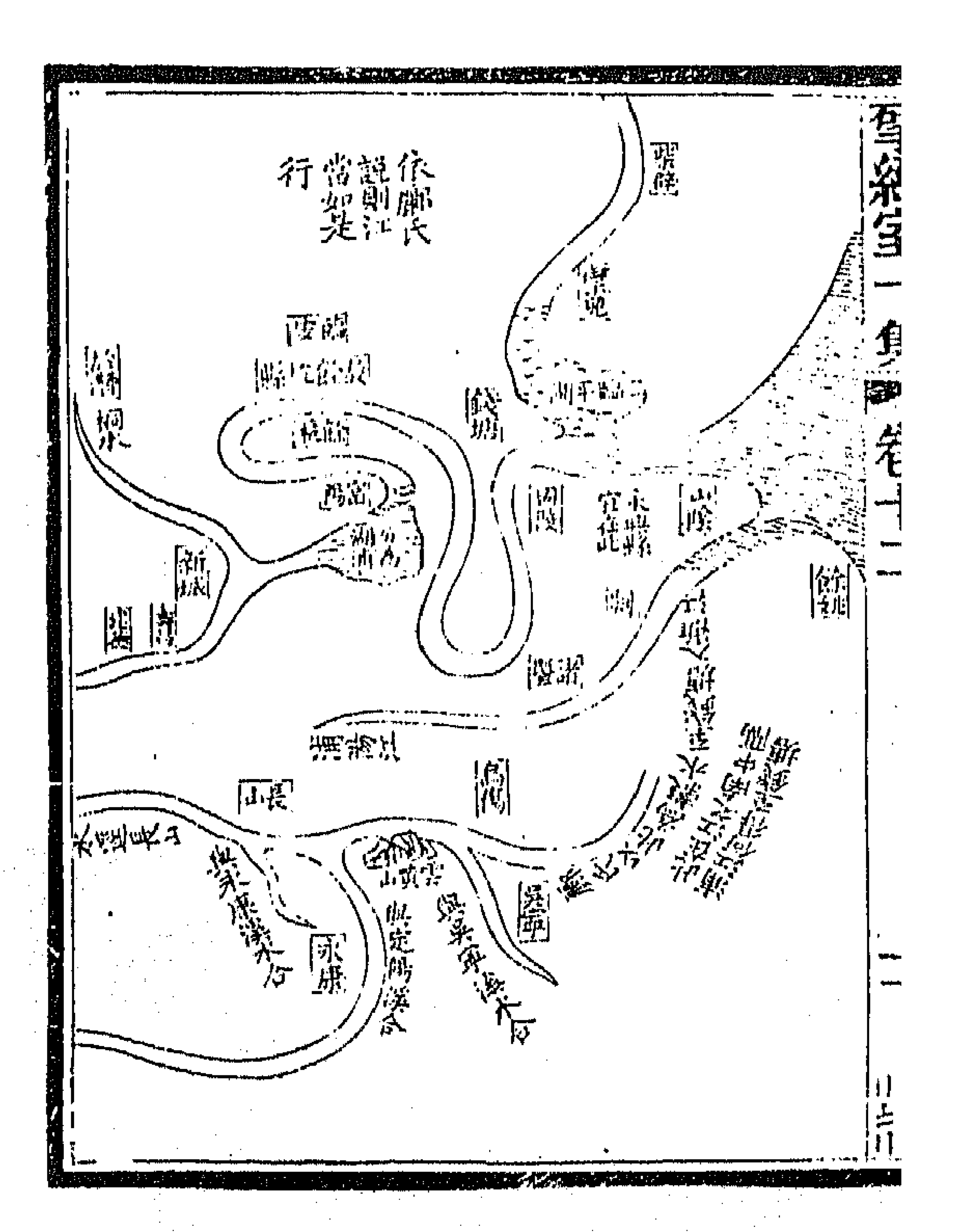
酈道元南江枝分谷水闕
楊行密築五壩江流始絕
陽羨
太湖
故鄣
安吉
烏程


班氏武林水
穀水漸水圖
震澤
吳
吳江
武林山
餘姚
班志自大末至
錢塘皆穀水
蘭谿
金華


揅經室一集
卷十二
十


三港合入浙江圖
浙江
錢塘
入海
餘姚
蕭山
富陽
建德
壽昌
諸暨
浦陽
蘭溪
金華
義烏
湯溪
永康
東陽
大盆山
畫溪乃東陽江正流東陽溪
乃支流入東陽江者酈氏誤
溪為吳寧溪入烏傷溪以烏
傷溪為穀水正流
畫溪在東陽縣西南三
十里一名東陽江源出
大盆山
東陽溪在東陽縣北三里
源出大盆山東北導義烏
之水南會於畫溪
雲黃山在義烏縣南二
十五里下臨畫溪


穀溪出西安治衢州府志云
下東流八十里入蘭溪界
唐武德置穀州以此
新安江水此為浙江
開化
常山
江山
龍游
周公嶺
遂昌
定陽溪在衢州府東十五
里源出遂昌縣周公嶺入
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
合于衢港


依酈氏說則江當如是行

酈道元浙江穀水誤注圖

歙

定陽


今浙江圖
海鹽
海寧
臨平山
尖山
山陰
再東為餘姚


古浙江即南江故道
塘棲
半山
筧橋
海塘
杭州城
龕山
西興
蕭山

禹貢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正義曰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正義曰鄭云東迆者為南江地理志云南江從會

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
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元案三江之名自禹貢始職方氏國語之三江
卽禹貢之三江也兩漢之解三江者若班氏漢
書地理志桑氏水經許氏說文解字皆合以左
氏傳史記諸書證之亦無不合鄭氏尚書注世
已殘闕見諸正義所引者正合於班氏之說其
注三江既入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
云分於彭蠡則非分於震澤後之以松江婁江
東江爲三江者不得附之也且云分於彭蠡爲

三孔則非合於彭蠡而爲一孔後之以合漢爲北江合彭蠡爲南江者不得托之也且云東入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漢入三江僞孔傳以旣入爲入震澤固殊鄭氏之恉蘇軾以豫章江入彭蠡入海爲南江尤非鄭氏之恉也又鄭氏注東迆北會于匯云東迆者爲南江言東迆者則鄭氏讀禹貢東迆爲句也三江之中惟南江之勢北會于具區所謂北會于匯也若彭蠡則在江之南無所謂北匯矣鄭氏注禹貢一本班志明標地理志者甚多閒有依地說不

用班志者必明言其故亦或於班志所記擇善而從如湓水是也未有憑空說以異班氏者竊意三江之注亦必明引地理志而後言自彭蠡分三孔惜乎殘闕不備耳禹貢有中江北江無南江之名南江始見於班志鄭注東迆者爲南江用班氏南江之名與中江北江爲三江也班志南江分自石城中江分自蕪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曰分自彭蠡亦所以釋經言三江於彭蠡既豬之下也分自彭蠡則彭蠡以西猶未分知以漢入江爲北江鄭必不作此說也江水

自石城分爲南江正是東迆（迆字解見說文）南江至吳縣南入具區具區在北正是北會于匯班志曰南江在南鄭注云東迆者爲南江其義一也班志言北江至江都入海中江至陽羨入海南江至餘姚入海即鄭云爲三孔入於海也鄭解九江孔殷云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三孔據孔殷爲說也孔爾雅訓爲閒與空相通水之分出如器之有孔故亦謂之孔也正義雖主僞孔傳乃引地理志以證三江與漢儒所說固無悖耳

經典釋文曰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

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竝松江爲三江正義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旣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旣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同上盖脫不字之驗也

元案兩漢之說三江者無有異惟三國時吳韋昭注國語三江環之以三江爲松江浙江浦陽

江水經注及宋庠補音本皆作浙江此釋文及史記索隱引作錢塘江葢唐初人已不辨浙之非漸因其時稱錢塘江爲浙江遂改稱錢塘耳顧夷與庾仲初同爲晉人其說同酈道元已駮破之郭景純雖生韋昭之後而其說三江則仍班氏舊說以爲岷江松江浙江惜其書不存不知其詳耳庾仲初郭景純之說並見水經注詳在後韋昭雖分浦陽江於浙江而舍岷江葢以岷江不入震澤且三者大小不亂也正義所謂南人正指韋昭庾仲初之流則正義亦駮之明矣乃韋昭不以大江

爲北江而以松江爲北江浙江爲中江郭氏即以實禹貢之三江而以岷江爲北江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說雖有異大致尚同蓋兩漢之後晉之郭璞魏之酈道元唐之孔穎達皆本班志其韋昭庾仲初之異說則學者所不用耳

唐邱光庭兼明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鄭康成曰江自彭蠡分爲三既入者入海也案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既入爲海可謂得之

元案邱氏所引同於正義

初學記卷六地部曰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目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氏軾書傳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

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於今而有三泠之說禹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至於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夫漢旣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此引錯陽羨入海爲中江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洽合流而異味也

元案自蔡沈宗庾仲初之三江而班志之三江

晦矣近世胡朏明諸君用蘇氏之說以破庾仲初之三江夫庾氏之說三江無足破也取蘇氏何也以其說與鄭氏說相近百餘年來學者知守鄭氏之學見其說鄭氏有之於是以遵鄭者推而尊蘇不復詳其說之眞僞是非惟鄭之說是師莫敢異者不知鄭氏注禹貢專宗班志大之如九河九江雲夢無不皆然何三江而頓異且他注或有疑義亦必依據地說等書以明析其是非未有鑿空如此三江之注者也及攷正義所引之鄭注細爲審度知其仍本於班志未

嘗有異但殘闕不詳備而已又攷蘇氏所同之鄭注僅出於初學記唐人類書本不足爲典要而初學記譌舛尤甚並非徐堅元本蓋詩賦家傳寫販用久失其眞卽令專指鄭氏一人之注已宜從傳聞異詞之例乃其所標云鄭元孔安國注夫僞孔傳見在經無此說鄭注不完無從檢核竟舍孔而專歸諸鄭氏一人此注旣歸於鄭於是據此以駮班志且不顧正義所引之眞鄭注務强而嵑合於一如眞鄭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於海僞鄭注云岷江至彭蠡與

南北合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三孔卽指
南北中之三江非彭蠡之下又有三孔是以合
爲分矣眞鄭注云東迆者爲南江僞鄭注云會
彭蠡爲南江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猶言
東迆北經非以東迆爲句也蓋斷東迆爲句則
必北會連東迆北爲句乃可牽於南會是以北
爲南矣夫正義所引其眞爲鄭注可據也彼以
爲分此以爲合彼以爲北此以爲南無論東迆
北爲句不詞鄭氏必不如此章句卽令經文可
如此讀而鄭氏則明明曰東迆者不曰東迆北

者於此而仍據爲眞鄭注不亦傎乎然則可斷之爲僞者其證有五分於彭蠡與合於彭蠡不同一也北會於匯必非彭蠡二也初學記而外別無所見三也初學記竝稱鄭孔注四也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亦同此說五也有此五證可決其非鄭注鄭注之眞僞辨則蘇氏之說不必尊班氏之志不必破經文東迆爲句不必改如是乃鄭學明漢學明經文明三江之故迹明禹之功亦從而明觀其所引地理志而鄭孔注竝稱者可知其不足據矣

唐張氏守節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為一江入於海

元案此卽蘇氏之說所本也與徐堅初學記所引同蓋唐初有此說耳標以鄭元孔安國注則誤也

宋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曰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為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同流分邊在北者為北江孔安國所謂漢水入震澤者為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弟云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為北江

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引鄭語如此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臆度也

元案通志堂所刻程氏禹貢山川地理圖僅存敘說惟永樂大典尚具有二十八圖内孔安國三江圖載此說稱徐堅引鄭云云是爲稱引鄭說之始然堅所引鄭說同於蘇氏不同於孔此引以爲孔傳之證其因初學記所引本鄭孔並舉耶抑未嘗細案之而以其說同於蘇也程氏

固以蘇說爲是者也見鄭此說寧不引爲已證
而轉推而遠之誠不可解又有疑者宋元以來
說三江者皆言蘇氏黃虞云近世蘇文忠之說
經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言林之奇云鄭氏
以東迆爲南江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而
蘇氏乃以古之彭蠡東合爲一江者以爲今之
三江王應麟最好采掇遺文而玉海言三江惟
舉蘇氏曾氏之說云諸家各指近震澤諸江爲
三江蘇氏指秣陵京口一江爲三江若絕未見
初學記者卽以程大昌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

敍攷之一則曰合孔安國蘇軾所長一則曰近世惟蘇氏郎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一則曰三江緣經生文蘇氏不主經文以實之乃疑實合爲一而名別爲三無所執據若全不知有鄭氏說若全未理會鄭說之合於蘇者然則永樂大典所補諸圖舉堅引鄭注以證孔傳者恐非程氏之本文也閱者察焉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諸說爲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

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
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
元案取僞鄭注以證蘇氏之說實始於此初學
記竝稱鄭元孔安國注朏明則專稱鄭康成注
後人不深攷遂以爲眞鄭注矣初學記所引漢
書地理志與今漢書志全異其說以岷江爲大
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徐陵當是廣
陵亦合三江爲一江是班志鄭注孔注皆同於
蘇氏之說矣幸而班志全在不然不亦將與鄭
氏同枉乎知引班志之非班卽知引鄭注之非

鄭矣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曰鄭解導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蠡以下又有三孔詳繹其義則三孔實卽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出本疏今并合為一條初學記引稱為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予據紹與四年東陽縣沙劉朝宗宅刻有右修職郎建陽縣丞扁唐劉本敘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係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為此節之

注則無可疑鄭云東迆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迆北而會於匯者爲南江也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爲在北矣

元案僞鄭注與眞鄭注斷難合一王氏篤守鄭氏故不暇辨其僞耳其謂徐堅稱引舛錯疑初學記孔鄭竝稱爲殊不可解是也

金氏榜禮箋云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迆者爲南江言東迆北會於匯即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

傳言自彭蠡江分爲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南北中三江分於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爲三說本括地志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如其說則三江皆在彭蠡西乖於東爲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其說云三江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以入海禹貢

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昧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並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攷

元案金氏辨初學記所引非鄭君注文識過胡朏明遠矣然初學記自本括地志之說與蘇氏合今以爲撮述鄭孔二注大意則非也初學記明言合漢會彭蠡與南北合金氏强解之曰此謂南北中分於彭蠡以下天下固無以分爲合

者矣徐堅所引直是說文不必牽合

漢書地理志

會稽郡　吳

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毗陵

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丹陽郡　石城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蕪湖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蜀郡　湔氐道

禹貢𡵨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說文繫傳引作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

元案三江原委莫詳於班志所云揚州川即用職方氏之說亦即禹貢揚州三江既入也胡朏明禹貢錐指謂南江在吳縣南者自爲松江之下流與分江水由餘姚入海者爲二又謂分江

水爲南江在吳南者爲中江斥班氏爲誤腊明
所謂分江水者乃據水經注所云由烏程合浙
江之枝流然酈氏引地理志則通之云江水自
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是謂石城之水卽
吳南之水而不以烏程之水爲南江之水柰
何拾酈氏所謂南江枝流者而以爲南江且據
以詆酈氏而斥班氏耶夫班氏於淯氏道記江
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
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江水詳過郡里數與分
江水詳過郡里數之文同於毗陵曰北江在北

東入海於吳三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亦同也岷江自九江至江寧爲自西南至東北自江都至海門入海又爲自西北至東南廣陵國江都地接高郵疆界甚廣故於毗陵記北江在北所以明江至江都曲而東南非由江都直而東北也南江自石城至安吉爲由西而少東北自太湖至錢唐爲自北而少西南由錢塘至餘姚入海又爲自西至東石城水原可直至餘姚入海如酈氏所敘南江支流徑由烏程餘杭故於吳記南江在南所以明江至餘姚入海者爲由太

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塘折而東南非自石城直
注錢塘也惟江至江都而曲故廣陵之江曰曲
江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
曲猶環曲之義折則方折矣太平寰宇記引虞
喜志林曰今錢塘江口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
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曰折
江元和郡縣志云莊子云浙河即謂浙江葢取
其曲折爲名盧肇海潮賦云浙者折也潮出海
屈折而倒流也諸說知浙之取義於折而不知
折之取義於吳南之江試思彩中漸水自西而

東南至錢塘雖非直注何有於折惟石城之水
由吳縣南折而錢塘又由錢塘折而餘姚乃可
謂之折江之義不明即浙之義亦未嘗或又假
借於海濤之回旋尤非其義也班志詳於南江
北江而於中江則僅云陽羨入海何也漢廣陵
國江都以東有臨淮郡之海陵故志記之曰有
江海會祠言江至此而會海也會稽郡吳毗陵
無錫陽羨丹徒婁爲今鎮江常州蘇州地婁在
今崑山而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
置縣然則太湖以東至漢猶荒斥爲海潮之所

往來故敘北江止於毗陵敘中江止於陽羨貫
曰南江在南則中江必不在吳縣之南曰北江
在北則中江必不在毗陵之北而中江必在毗
陵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
而詳則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大湖由婁縣之地
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也漢時去
禹二千年太湖以東尙荒斥如此在禹之初三
江未入湖海之交可想而知也自湖水北洩於
北江南歸於南江中注於中江而後湖水底定
讀班氏之書而禹功益彰胡朏明謂三江之不

明誤自班固始余謂三江得班氏而明班志之不明則誤自胐明始也

丹陽郡 黟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元案監本漢書地理志漸江誤作浙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師古注漢書即以地理志之漸江解表之漸則地理志正作漸江與水經說文合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云地理志水經皆作漸江汲古閣漢書漸字猶

未謁成浙也

會稽郡　大末

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浙江

元案近本地理志無浙字水經注所引有之班志既於黟記漸江水所出東入海又於大末記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浙江大末卽姑蔑今衢州府西安龍游地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浙江三源一曰新安江班志謂之漸江源出徽州府西北黟山今名黃山至嚴州府城東九十里與東陽江合一曰東陽江水經謂之吳寧溪源

出金華府東陽縣東南之大盆山西流至蘭溪縣西南與信安江合一曰信安江亦曰穀水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之百際嶺東北經金華府蘭溪縣城西與東陽江合三源同流顧氏此說以今錢塘江水爲漸水穀水吳寧溪水之合流依漢志言穀水自大末東北至錢塘入江則自大末至于錢塘皆爲穀水而漸江水弟從建德入於穀隨穀水東入於海是穀水在中爲經流漸水在西北流入吳寧溪水自南流入今爲金華江不能奪穀水之名直至錢塘穀水入江而後

不名縠水而名浙江是嚴州以東且不得名之為漸豈嚴州以西轉得冒之為浙乎顧氏謂縠水與吳寧溪水合吳寧溪水與漸江水合尚非班義也若果漸江即浙江則縠水入浙江宜在嚴州不當云在錢塘豈自嚴至杭竝流已數百里至錢唐乃云入乎惟班志云縠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可見縠與浙非一水即可見吳南之江從錢塘東折為浙江而縠水從開化常山歷龍游建德桐廬富陽至此入之不然而曷云入也班氏所記數千年至今朗然如繪而後人昧

之何也

會稽郡　錢塘

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

元案武林水卽闞駰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亦先入江而後東入海猶漸江水之入轂也班志凡記餘暨潘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漸江水卽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譌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

里耳詳見後又案錢水卽今西湖水古錢塘當爲昭慶寺及錢塘湧金淸波一帶之地所以外禦鹹潮內瀦錢水也古杭城尙在西湖之西南也

說文解字

江　水出蜀湔氐徼外崏山入海从水工聲

浙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从水折聲

元案說文水部江字下次沱字云江別流也出

嶀山東別爲沱沱字下卽次浙字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水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卽指嶀江也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葢江自吳縣南厤石門而來至錢塘折向山陰江至此而折故至此名浙惟其至山陰而後名浙則山陰以西不名爲浙矣史記集解引晉灼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說文同索隱引韋昭言浙江在錢塘意亦近是其折處西指錢塘南指山陰說文言至山陰爲浙江以折處言之也班志言至餘姚入海以入處言之也又案文選北山

移文注引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

此言亦本於說文

漸

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从水斬聲

元案漸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淛字浙之次於

江猶泑之次河漢之次漾也浙次於江明其爲

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岷江無涉於此

見浙之非漸而說文與班志實相表裏相證益

明矣

迆

衺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迆北會于匯

元案許鄭解經不必悉同而解東迆則同鄭訓迆字注已不備說文訓衺行正足以相成也禹貢之例凡兩水相合爲入此水經於彼水爲會無所入無所會弟曰至於某而已若九河曰播沱曰別彭蠡曰匯澤滎曰溢南江曰迆皆獨出一例以形容之九河有分散之狀故爲播流出而復入則爲別澤之水溢而回旋如器之受水故爲匯衆從地而上出故爲溢江至石城分而斜行自爲一支非別非匯非溢惟迆足以當之

下文東爲中江亦是東迆相連屬以爲文也若謂南江卽彭蠡無論江會彭蠡並非斜行向東北卽是斜行則河之自積石至龍門自孟津至逆河卽漾之自嶓冢至大別江之自岷山至於澧其爲斜行者多矣何獨於會東陵之後始云東迆乎且導漾既云東匯澤爲彭蠡則彭蠡之水明是江漢所溢而成者故鄭注云匯回也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緣漢入江而始有此澤故於導漾屬之既屬於導漾不必又復敘於導江沇之會於汶淮之會於泗沂渭之會於澧會於

涇汶并沇所成泗非淮所成灃與涇并沂渭所成故曰會彭蠡由江漢而成謂之匯矣不得復謂之會會者兩相遇也匯者已所出也惟其匯而回旋則謂之澤既謂之澤不復可謂之江東迆同於東匯所異者迆則形容其分而斜出之勢匯則形容其聚而瀦蓄之狀此經文所以妙也會之不可爲匯猶會之不可爲迆今以東匯澤爲彭蠡卽是東迆北會於匯是以東匯爲北會矣必不然也曰會于匯明是別有一匯而此往會之曰東匯澤明是本無此匯因此而有之

匯字雖同而指趣各別禹貢有兩潛沱且不得混爲一況匯爲回旋之名本非實地乎匯猶豬彭蠡可爲豬大野亦可爲豬彭蠡可爲匯具區亦可爲匯也知匯之爲匯成於江漢之鬭則禹貢分敘之妙可體會而得焉江雖巨所以分爲三者由漢水南入於江一江不足以受故東匯爲彭蠡又東爲北江江則東迆爲南江又東爲中江此中江北江所以分敘於導江導漢而彭蠡自屬於漢南江自屬於江從可知矣鄭氏恐學者誤以東迆句連東爲中江特注曰東迆者

爲南江夫江漢同其大矣漢匯爲澤爲北江而
江止一流入海乎東匯澤爲彭蠡不連東爲北
江則東迆北會于匯豈連東爲中江乎鄭氏注
東迆者爲南江解經造微之學也

續漢書郡國志

丹陽郡　蕪湖中江在西

會稽郡　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吳郡　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元案司馬彪晉人所舉三江同於班志於山陰

云有浙江卽說文江至山陰爲浙江也